

1936年2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萧克等率领下,从清镇观游村猫跳河经过,与当地百姓结下了深厚的鱼水之情,石三娘摆渡红军、倒马坑的故事等,代代相传。

2月1日早上,晨光初起,太阳从东边露出霞光,石三娘夫妇起了个大早,今天是正月初九,新年还没有过完,两岸走亲访友的人比平时多出很多,年轻力壮的坐牛棚担滑过索桥到达对岸。老年人和妇女儿童为了安全,还是愿意坐石三娘家的摆渡船过河。

夫妇俩洗漱完毕,赶早吃了点甜酒粑粑,扛起桅杆,正准备出门下到河边,这时从山下的小路上,走来几个农民打扮的年轻人,见到他们就招手喊道。

“老乡,老乡,我们是红军,是为老百姓打天下的。”

听到“红军”二字,两口子愣住了,国民党、土豪劣绅宣传说:“红军红毛绿眼,见女人和财产必抢,比魔鬼还可怕。”一时间百姓胆战心惊,一到晚上就早早睡下,紧闭院门。

石三娘是当地有名的“女汉子”人高胆大,性格爽朗,还特别喜欢开玩笑。当村里有人提到红军时,她总是大着胆子说:“我还真想见见他们呢。”

此时突然见到了红军,她在惊慌之余,也想看看红军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说话之间,红军已快走到她的家门。

“老乡,我们的队伍在对岸,想从这里过河,哪里可以架浮桥?你能找些老乡来帮帮我们吗?”

石三娘定眼看了一下这几个年纪轻轻的红军,他们说话随和,个个眉清目秀,和蔼可亲,并不像国民党与土豪劣绅宣传的那样。再看看他们身后的河边,左面的松林中,战士们靠着石头、大树休息,这大冷的天,他们没有进入老百姓的家里,也没有拿老百姓的衣服棉被取暖,这样的军队哪里有什么?

红军路过猫跳河

□ 李 勇



她与战士们寒暄几句,就放下桅杆,同丈夫一起到后山的寨子中找人去了,等她叫着一帮人来到河边,先期到来的余炳成、王树安、王子兵、秦怀银、郭光明、杜成方、陈昌华、王明先已经开始扛木,拿绳修桥了,军民一起,到了中午浮桥就修好了。

石三娘夫妇站在自己的院坝中,看见浩浩荡荡的红军队伍集结在对岸,开始过河,由于桥窄人多,大量红军滞留在河滩、山坡上。

看到这种情况,石三娘对丈夫说:“我们划船去帮帮他们。”丈夫有些犹豫地说修桥人多法不治众,可划船就是我们两口子,国民党、土豪劣绅知道了,等红军走了,报复我们怎么办?”

石三娘看出了丈夫的心思,推推他说:“我们是以摆渡为生的,就像医生一样,可以来者不拒的……”

在石三娘的坚持下,两口子下到河边,从灌木林中拉出小船。猫跳河虽然不太宽,但水流湍急,没有些技巧和力量,也是很难把船划到对岸的。

就这样两口子开始接红军过河,石三娘划累了丈夫划,丈夫划累了石三娘再划,不知划了多少趟,也不知道摆渡了多少红军。

这时,船上上来了一位高个子,戴着眼镜的红军,大家都叫他首长,石三娘不知首长是什么意思,心里可能是个当官的吧。首长走时拿出

一张牛皮纸,在上面写了几行文字,交给石三娘说道:“等革命胜利了,你拿着这张纸条去找当地的人民政府。”

石三娘还要继续摆渡,就把牛皮纸叠了一下,放在了兜里。夕阳西下,红军过浮桥的队伍已经可以正常通行,石三娘夫妇拴好小船,回到家中。

吃完晚饭,已是满天星光,石三娘这才想起高个子红军拿给她的字条,靠近煤油灯打开一看,看了好几遍,也不知写的什么?原来两口子都不识字。

这年的端午水,涨得又快又猛,石三娘夫妇的房子也被冲垮一半,两口子一合计,干脆搬到后山,与乡亲们一起居住,就是摆渡要多走几步了。

搬家之后,红军写下的那张纸条不知道放哪里了,上面到底写了什么?也成了一个谜。但石三娘勇渡红军过河,与红军结下的鱼水之情,却在当地百姓口中代代相传。

当日中午,红军大部队在观游村一条长龙从浮桥上过河,这时一位红军首长在喊:“同志们!同志们!让一让,让一让,让辎重先过河。”

一位红军小战士牵着一匹枣红马,“嗒嗒嗒、嗒嗒嗒”,从北岸迅速向南岸走来。

过浮桥之后,小红军牵着枣红马,来到河边,摸着马的脖子说:

“你看这水,真干净,多喝点吧!听首长说,我们要过猫跳河,我想猫都能跳过去的河,马和人肯定没问题,到了眼前一看才知道,汹涌澎湃,没有浮桥和船,还真过不去呢?马儿、马儿再多喝点,过了鸭池河,到了黔西、大定、毕节,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我再带你到山坡上,好好尝尝高原的香草……”

饮完水,走过河滩,要上一个大陡坡,小红军让枣红马先走,他跟在马的后面,走了大约五六十米,有个60度的转弯,中间有块大石壁,有些凸出向外,侧面是个凹型深坑。枣红马走到这里,马耳朵碰到了石壁上,摔入陡坡下的深坑里,挣扎了几下,不动了……

小红军被这突如其来的不幸惊呆了,回过神迅速往回跑进大坑中,摸着枣红马的鬃毛说:“马儿、马儿,你快起来,你不能走,从井冈山到湖南,再到这猫跳河,我们经过多少枪林弹雨,你都挺过来了,快起来,起来呀!”

枣红马好像听懂了小红军的话,流出几滴眼泪,慢慢闭上双眼,任由小红军如何大喊,始终没睁开眼。

战士们走过来,拉起伤心的小红军,把凹坑中的文件、物资、马耳朵拿出来,上坡在老乡家借来锄头、撮箕,周边挖来泥土,把枣红马埋在了坑中。像对战友一样,脱帽告别,拉着哭泣的小红军,往镇西卫的方

向走去。

为了纪念这匹英勇出色的红军战马,人们称这里为“倒马坑”,现改名“勇骏道”。

2022年,政府出资把红军渡河走过的羊肠小道,改成石板路,2024年又再次把石板路加宽,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伟大的历史。

不管是过去的“倒马坑”,还是现在的“勇骏道”,人们走过这里,都会为大坑中的红军战马,投去深深的敬意!

写完这两篇红色故事,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们有责任和义务把这伟大的历史告诉给我们的子孙后代,让他们知道我们今天幸福生活都是当年红军和革命烈士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李勇,中国诗歌学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纪实文学学会理事。有作品发表于《中国诗人》《诗歌月刊》《延河》《鸭绿江》《散文百家》等。



长征(外一首)

□ 赵宽宏

一支队伍以血色青春
在中国的暗夜
高举信念点燃的火把
迈动双腿艰难前行
一步一步把豪迈的歌曲踏响

二

被呐喊沸腾的湘江水
见证了这支队伍的英勇
枪膛里喷射的烈焰
是焚毁旧世界
火红的誓言

三

堵截在前行路上的枪声
摇摇晃晃
围追的脚步
落叶般踉踉跄跄
永远寻不上草鞋的节奏

四

一些转机
总会在弯道处出现
赤水乌江这些江河的名字
风轻云淡间竟左右了
一部中国历史的进程

五

山势高耸,白雪皑皑
鹰的翅膀不敢光顾
而怀揣理想信念的队伍
以勇毅相互搀扶登攀
暗夜中有北斗指引方向

六

阴险的陷阱
一个接着一个
网一样撒在草地上
这支队伍在没有路的沼泽
最终走出了路

七

刻画在中国的二万五千里
被草鞋、挑在枪刺上的斗笠
和咬紧牙关的意志
一寸一寸
丈量

烈士群雕

生命倒下前的英武气质
凝固成坚硬的花岗岩

灵魂终究挺立不屈
骄傲地站成中国脊梁

战火熄灭在苦难的历史里
硝烟弥漫在民族的记忆中

而烈士们的目光一直醒着
警惕地
注视着祖国的蓝天和海疆

小号手的腮帮子鼓得好圆
冲锋号分明还在长空激荡

护卫祖国安宁的钢枪
在战士的手中
握成通红的誓言

我相信
群雕中的烈士都还活着
他们站在国人的心中
永远年轻

赵宽宏,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纪实文学学会副会长。有200余万字各类文学作品发表于《雨花》《山花》《广西文学》《青年作家》《星星》《读者》等报刊。



梨花如雪

□ 翻海锋

在原平,一场梨花雪
把十万亩厚实的土地染白

在树与树之间穿行
蜜蜂从耳际飞过
在花蕊上忙碌耕耘
成群闻香而来的蝶
扇动着彩翅,在枝间
以优美的舞蹈
欢迎远道而来的游人

春暮满树花如雪
秋深枝头果实丰
凝望湿润,娇羞、善良
如雪的一朵朵梨花
心,瞬间变得更加洁净
秋天丰收的画卷
在这一刻绘就

奔赴原平与梨花来一次约会
四月,温柔的季节
风很柔和,阳光很暖
带着期盼奔赴原平
与梨花来一次约会

站在原平
十万亩厚实、热情的土地上
满目竞相争艳的花朵
洁白如雪,与天相接

在一片雪白中漫步穿行
闻着从蕊中溢出的清香
伴蜂飞蝶舞
沉醉在梨花的温柔乡里

到原平,赶赴一场梨花盛会
暮春,花渐残
雪,忘记了季节
在原平,落满枝头

放眼十万亩大地
梨花在枝头律动
和着蜂蝶飞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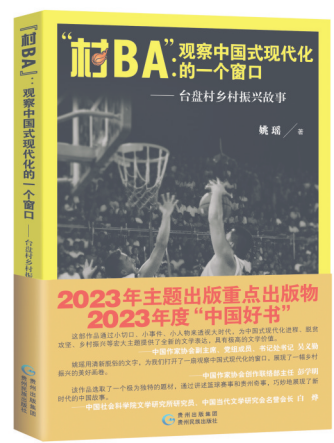
到原平,赶赴一场梨花盛会
在雪白里荡漾尘尘
凝望所有的白
埋藏所有的烦恼、不快

翻海锋,贵州省诗词楹联学会会员、四川诗与歌文学创作研究院签约作家。有作品发表于《诗词月刊》《文学百花苑》《劳动时报》等。

“村BA”赛出民族大团结

——读姚瑶《“村BA”：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窗口——台盘村乡村振兴故事》

□ 杨冠强



记,还是村篮球协会的会长,以及默默无闻地摆摊的村民,都以极大热情参与到这场体育运动之中。我们在看到台盘村迈向现代化的征途中,进一步地感受到了乡村篮球带来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它跨越了社区的边界,将更多的不同区域、不同职业、不同民族的人联结在一起,这就是“村BA”的力量。

体育不仅隐喻着社会,而且还是社会联结的重要纽带。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曾强调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团结的形式上也将由“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转变。当今,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尤其是当国家的乡村治理体系逐渐下沉到村民的日常生活中时,基于传统上“皇权不下县”形成的内生性的社会团结机制需要不断地调整,进而形成一种新的维护社会秩序的运行机制。也就是说,中国的乡村社会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土中国”,在台盘村,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一种新的互动和联结形态。

当篮球嵌入到这种互动关系中后,篮球的力量开始展现出来。正如《村BA》中说,每年“六月六”为了举办篮球比赛,台盘村家家户户都会主动出资出力,2022年比赛一共募集了六万多元,保证了赛事的正常运行。现在篮球已经成为村民们首选的文化娱乐活动,通过篮球不但维系了大家的情感,而且还有效地化解了左邻右舍的矛盾。为了举办好篮球活动,除了村民喜欢和募捐外,村委会和篮球协会也成为重要的组织力量。在驻村第一书记的带领下,组织全体村民在球场举办“院坝会”,这种以传统的“议榔制度”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使每个村民的建议和想法都得到了表达和回应。在赛事组织方面,村篮球协会则承担了重任,从赛事报名、运行和结束,体现了一种专业的职业精神。正是通过篮球赛事,台盘村的村民们紧紧地团结在了一起,并形成一种特有的维持社会秩序和增强命运共同体凝

聚力的运行逻辑和团结机制。

“村BA”的突然火爆,是脱贫攻坚结束后走向乡村振兴的必然。在台盘苗寨上演的,不仅是一次现代篮球与传统民族文化的融合表达,更是一次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实践。篮球的历史在这里积淀了超过八十年,跨越了几代人的热爱,文化密码在苗乡古老的土地上得到破译。

除此之外,在本书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台盘村村民在打造本村命运共同体的同时,也在逐渐向更大的命运共同体演变。也就是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随着赛事的不断升级而得到巩固和强化。在贵州省的“美丽乡村”篮球比赛和全国“和美乡村”篮球比赛中,来自全国各地的运动员和观众开始走向这个小村庄。赛事中,苗族银帽、“村BA”吉祥物、刺绣等具有黔东南地区本土特色的象征符号通过篮球呈现出来,这些象征物不断地强化自身的身份认同感。在“和美乡村”篮球赛事上,更是呈现了由汉族、苗族、回族、蒙古族、侗族和仡佬族等不同民族组成的文化盛宴,“村BA”赛事的背后是百姓安居和和睦民族大团结。各民族运动员和观众在这些符号的隐喻下,“千房同蒂,千子如一”,像一颗颗石榴籽一样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在台盘苗寨见证了激发乡村振兴的活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这本《村BA》的纪实文学里,乡村篮球的力量得到了完美的诠释和见证,让我看到了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美好画面。

杨冠强,石河子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运动社会学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



我和姚瑶老师并不认识也素未谋面,他的名字是从《“村BA”：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窗口——台盘村乡村振兴故事》以下简称《村BA》这本书出版后才知道的。我想,随着“村BA”赛事的不断升温,姚瑶和这本书也开始不断火起来。这本反映贵州省一个苗寨通过篮球进行振兴的纪实文学入选了中宣部2023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和获得2023年度“中国好书”,并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等新闻媒体上进行了推介。之前,我也在关注“村BA”赛事的相关研究,这本书出版后同样吸引了我的关注。

后来,我通过一位朋友要到了姚瑶的微信,我们才真正认识成为“网友”。我在想,这得益于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台盘苗寨的“村BA”,因为它使我们两位“陌生人”变得熟悉,有了一个共同关注的话题。“村BA”联结的并不仅仅是我们两个人,实际上还有更多。

2022年10月17日,央视新闻特别节目《二十大时光》播出一则《贵州台盘:火遍全网的小乡村和它的篮球赛》的专题新闻,“村BA”由此成为“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窗口”。

从这本书来说,紧紧围绕台盘村举办篮球赛事中的普通故事,通过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台盘村奋斗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愿景和信心,这是千万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无论驻村第一

